

全長：來回約6公里

需時：4小時(連參觀、攝影)

去程：乘輕鐵至青雲站，或搭乘巴士57M、66X、258D於青雲站下車

交通

回程：可於同一地點乘搭交通工具離開

推薦行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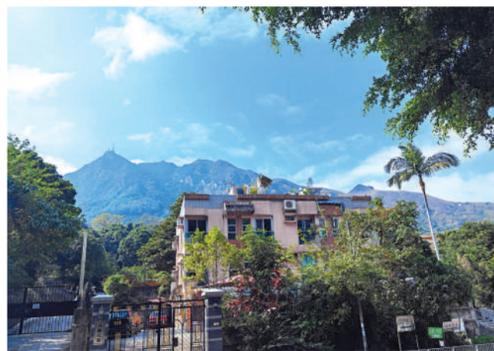
青山最高點

行駛在屯門公路上，目光所及之處，盡是連綿山脈和浩渺大海，無數的灌木和桉樹、木麻黃，將昔日雨水侵蝕的花崗岩山頭披上墨綠外衣。就着滿目的山海景色，坐在巴士上，想起剛到香港那會，我就曾去過新界屯門，只是那時不懂它的歷史，覺得是很偏遠的地方，以致有眼不識青山。為此之故，自那次去屯門一年後，我才去攀涉青山，回想起來，倒也有不少佳趣。

顧宗周(文、圖)

屯門青山行 歷史風物有佳趣

屯門在香港西北邊，自港島過去有六七十里路程。區內如簸箕一般，東西兩面是九徑山和青山，兩山之間的河谷稍為平坦，屯門河北自南流入青山灣，出海不遠就是伶仃洋和珠江口。自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始，這裏已是中外船隻進出廣州的港口。史書記載，唐朝開元二十四年(736年)，這裏設置屯門鎮，「領兵二千人，以防海口」，「航海外夷，其欲至廣者，入自屯門」，足見其歷史比始於宋朝的官富場更為悠久。



遠觀青山



青山的石級路



尸羅精舍



青山腹地

「香港三尖」之一

我去的那天，巴士上乘客不多，一路上很少停站，錯過好幾站才下車。尋找前往青山的路，要進入興才街時，才發現輕軌擋住了去路，往回走天橋才能通過。緩步西行，走到如長蛇般很陡的青山寺徑，透過低矮村屋和縱橫電纜，看到青山起伏褶皺的山脊，像是一顆倒立的桃子，峰形尖削。由此，青山與蚰蛇尖、釣魚翁合稱香港「三尖」。

青山曾叫羊坑山、屯門山、瑞應山，到宋朝時稱為杯渡山，一百多年前才演變

成青山。杯渡禪師是青山繞不過的名字。南朝釋慧皎《高僧傳》載「杯渡者，不知姓名，常乘大木杯渡水」，最後消失在「交廣之間」。明清時期的東莞、新安縣志，都有杯渡禪師駐錫屯門的記載。雖然這些難以考證，但不妨想像，當時杯渡到屯門打算乘船回國，但剛好是春夏之交，需等到冬季東北風起，才能揚帆南駛返回印度。在候船的時候，他在灣旁岩穴闢庵暫居弘法，成為將佛教傳入香港地區的第一人。

香海名山何來

沿路看見尸羅精舍、屯門佛教學校、抱曉亭，還有許多名目也不大曉得的密密麻麻的樹。沒來之前，心想着青山是香港佛教的起源地，會比大嶼山有更多的寺廟，但沿途並沒有給人太多佛教聖地的神秘感。唯獨到了「香海名山」牌坊，才稍稍感覺到青山的不一樣。這座牌坊建於1929年，四根麻石柱緊貼地面，即使在坡度很大的斜坡上，也能屹立近百年。牌坊上的瓦脊以陶瓷雕像作雕飾，描述的是封神榜故事，頂端大

一點的雕像是身穿混天綾的哪吒和長出鳥嘴、雙翼的雷震子，中間小的雕像是講述因勸阻紂王建鹿台而被挖去雙眼的楊任，在清虛道德真君的協助下得以恢復光明的故事。這些雕塑的用意，或許與青雲觀有關。

這座牌坊是青山寺「十景」之一，其實它還承載着1920年代香港的重大歷史事件。1925年「五卅慘案」引發省港大罷工，香港完全陷入癱瘓狀態。新上任的港督金文泰，一改前任的強硬態度，求助周壽臣等華人縉

紳與廣州國民政府斡旋，省港大罷工最終於次年結束。香港恢復了昔日的平靜，金文泰更加重視改善與華人的關係，1927年、1928年兩度與周壽臣等華人縉紳遊歷青山。這讓他們深感榮幸，於是倡建這座牌坊，請金文泰親題「香海名山」作為正面橫匾，還請了當時在港的前北洋政府內閣總理梁士詒、前清翰林陳伯陶、伍廷芳撰寫對聯。透過「樓觀參差清夜聞鐘通下界，湖山如此何時返錫到中原」、「遵海而來杯渡情依中國土，高山仰

止韓公名重異邦人」、「岸泊屯門幸我輩附韓子題名卜異日山河並壽，亭觀海月嘆此地無坡公遊跡問何年笠履重來」的聯句，可以感受到華人縉紳身處被英人割佔的香港，流露着對祖國河山的依戀。這時距英國強租新界不過二十餘年，距割佔香港島、九龍半島不過一個多甲子的光景，他們已無清末詩人黃遵憲途經香港時「水是堯時日夏時，衣冠又是漢官儀。登樓四望真吾土，不見黃龍上大旗」的悲痛。



香海名山牌坊



韓陵片石亭



伍華《遊青山記》碑刻



青山頂的停機坪



俯瞰屯門新市鎮

青山腹地奇特

頂峰之下有一處山坳，韓陵片石亭就在這裏，這是為紀念唐代韓愈「高山第一」題字而建。這四字原刻在發射站的巨岩下，傳說是韓愈被貶潮州途經屯門時所遺墨寶，四字旁有「退之」二字，後人以山頂石刻斑駁難辨，拓印重刻於杯渡岩旁。亭內的石碑刻有伍華所撰的《遊青山記》，記述他追隨金文泰二遊青山的經歷，文中用「制軍」、「元勳宿將」、「出守雄藩」等來寫金文泰「來鎮香港」的功績。華人縉紳們對英人抱着「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」的心態，這不免自欺欺人。從青山絕頂

俯瞰青山腹地，視野非常遼闊，那無數曲折高低的山脊，行山者已經踩踏出犬牙交錯的山路，像煞一個巨大的軍事沙盤，給人無限蒼茫之感。

這時已是晌午，陽光穿過了厚厚的雲層，將青山輕輕地抹上一層暖的色調。屯門的青山，歷史不僅於此，但這足已讓人捨不得離開。我還要再來，無論是辛亥革命的遺址紅樓、達德學院的舊址、祭祀陶淵明的屯子園五柳堂，還是三聖邨的海鮮、龍門居的美食，都還沒時間去尋訪和品嚐呢。

青山寺覓佛跡

經過牌坊往前數百米，靠右手走上階梯，就看到一對石獅子，山門上寫着「青山禪院」四字。如果追尋青山寺的興廢，可以翻一翻《新安縣志》，也就知道最早的杯渡庵，到宋元時期已經改為道教的斗姆宮、青雲觀。我在這裏，只能老實地說，那天我看到的青山寺，已經不是之前的杯渡庵，早在一百年前這裏僅剩下青雲觀一間小屋。要不是當時的青雲觀住持陳春亭有道轉佛，立志重建青山寺，募緣興建了大雄寶殿、地藏菩薩殿、觀音閣、藏經閣等建築，那杯渡寺就湮沒了。由大雄寶殿右旁拾級而上，可達杯渡岩，岩前有一石壇，壇後有杯渡禪師像。原像據說是一千多年前的南漢時期所刻，現在為粗石雕成，已非原跡。不二法門的「淨土何須掃，空門不用關」，深得般若三昧。

經過一座涼亭，到一處岔路口，往前則是斜度超過四十五度的青靛石河，令人聞之怯步，我只能從靠右手邊的石級上

山。山很陡，雖然開闢出行山徑，但走走究竟也很吃力，喘氣喘得多了，肚子裏自然感到一種清空，腳也不再聽使喚。雖很多山樹已吐新芽，密花樹、山蒼子的花開得正濃，引來好多蜜蜂。遠處的山脊，有的地方全是植被，有的地方裸露出花崗岩，一道兒白，一道兒青黑，一道兒暗黃，如同給灰蒙的天際裝上了一套盔甲。腳下屯門新市鎮的大廈，像小孩的積木般布滿整片河谷，而青山灣顯得如此馴服。這片海灣，唐代韓愈、劉禹錫都曾吟詠過，只要讀着「屯門雖雲高，亦映波瀾沒」、「屯門積日無回瀾，滄波不歸成踏潮」這樣的詩句，閉着眼睛可以想像昔日屯門的不凡。



青山禪院山門



青雲觀